



鯉魚穿沙

維 良 著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寫抗日戰爭時，一個共產黨員為了更好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，讓地下黨派出的同志到達游擊隊，他犧牲自己的生命掩護這位同志從敵人的監獄裏逃走。作者形象地描寫了這位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，激起讀者向英雄學習的決心。

鯉 魚 穿 沙

羅 良 著

林紹先插圖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）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

地方國營鄭州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

*

叢總書號：975

787×1092 $\frac{13}{16}$ 印張·14,300字

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2,388冊

統一書號：T10105·183

定價（6）0.09元



一陣下班鈴响过，我走出办公楼，順着寬广笔直的柏油大道，經過一排整齐的楊柳和梧桐，走向宿舍。在門口，我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忽然秀琳和素娥跑出来，一个接衣服，一个接皮包，把我迎到屋里。素娥是秀琳的初中同学，兩個人不仅學習好、熱心社会活动，在家庭也很勤快，真是好孩子。

这些天，一面忙工作，一面忙反击資產階級右派的斗争，今日下班回來，肚子确实有些餓了。越是在工作忙迫的时候，我就越容易想起“鯉魚穿沙”來，我不禁問秀琳道：“秀琳，奶奶做的什么飯，做好了沒有？”

“爸爸，今天奶奶做的是你最喜欢吃的‘鯉魚穿沙’，我特意叫素娥也來吃它。”

“馬伯伯，秀琳叫我來吃‘鯉魚穿沙’，廚房怎么沒有鯉魚呢？”素娥天真的問我。

“傻姑娘，米湯下面条就是‘鯉魚穿沙’呀，俺們家吃它，还有个故事呢，你問我爸爸。”

“馬伯伯，給我講講这个故事吧！”秀琳还未說

完，素娥就迫不及待的央求着我。

“快吃飯啦，講什麼故事！”媽媽來到門口干涉。我知道她老人家怕我提起這個故事心中難過，才來阻攔的。但是，我怎麼能拒絕孩子們的要求呢。

“媽媽！這個故事給孩子們講一下也好呀！”我懇求媽媽讓我講故事。媽媽無可奈何地將手一擺又回到廚房去了。

我坐下來，吸着煙。一縷縷的煙繚繞在頭頂，我的心情回到十六年前初上太行山的情景中了。

1

1941年端午節後不久，那時秀琳還不到一週歲，我離開了家鄉。當時國民黨四十萬軍隊在中條山被日寇擊潰，逃竄的逃竄、投降的投降，晉南和豫北大片國土淪為敵占區，在黃河以北三百多里的範圍內，只有一支由濟源八路軍兵站的十多位同志組織的抗日游擊隊，活動在太行山區白澗口一帶，與日寇、漢奸們進行着鬥爭。地下黨要求這一支武裝，就地堅持抗日游擊戰爭，開辟抗日根據地。並且派我去游擊隊傳達黨的指示，並留下作政治工作。臨行前，組織上指定這支游擊隊派來與地下黨接關係的班長——楊興民同志作我的嚮導。

我倆由濟源南嶺出發，經過西承留，一直向太行山走去。天已經過午了，離到達我們的目的——黃

北坪还有四十多里。楊兴民指着远远的高山向我說：

“从这里看去，太行山有两个缺口，靠东边的是五龙口，沁河从那里流出来；西边的缺口是白澗口，蟒河从那里流出来。游击队就在白澗口北边的大山上。咱们一定要設法在今天夜里或明天上午赶到部队，不然部队一行动，那就更不好找了。”

我看了看远山，看了看繚繞在山上的白云，使我不禁想起我就要成为一个抗日的游击队员了。我是多么高兴呀！

虽然路程并不远，但是由于日軍和伪軍封鎖很严密，加上地主惡霸組織的自衛团、国民党散兵組成的土匪，鬧得人民生活非常痛苦，因此路上行人稀少。为了行路安全，我背了一小捆土布，化裝成卖布商人；他担了二十多斤鹽，化裝成卖鹽的小販。兴民是从小受苦長大的，担柴挑煤的活他很熟。所以，担起鹽来一閃一閃，誰都認為他是担挑的老手。我路生，而且口音也不对，兴民想了一个办法，每遇到村庄，兴民先进去，我在后边跟着，保持一定距离。如果里边無事，他喊一声“卖鹽啦！”我就进村去。就这样，我們順利地通过了許多村庄。

五月的太陽照在頭頂上，令人耐不住燥熱。我們走着，口渴得很，就在一条小溪旁边停住了。我們洗了洗臉上的灰塵，又喝了几口涼甜的泉水，坐在一棵小树边啃着干粮，休息着，慢談着。

“咱們游擊隊怎樣，打過仗嗎？”

“咱們游擊隊可出名啦！前兩個月，國民黨軍隊由中條山垮下來，日本鬼子只幾十個騎兵，就像趕綿羊一樣，把成千上萬的國民黨軍隊順蟒河趕下來。老鄉們都氣得不行，罵這些軍隊，只會欺侮老百姓。有一天夜里，有五十來個日本兵住在黃北坪附近，殺豬宰羊，還要花姑娘。群眾逃了出來。當時，我們八路軍兵站上才只有二十來人，還有五個是病號。群眾來要求我們保護，我們當即組織了當地群眾一百多人，拿起國民黨軍隊丟下的槍，連夜打垮了這一隊日本兵，打死了二十多人，其餘的都吓跑了。接着又消滅了一股一個國民黨軍隊連長帶頭的土匪。從此，周圍都知道咱們八路軍游擊隊的厲害，群眾擁護，大批青年參加游擊隊，所以，還不到兩個月，我們擴大成為一支二百多人的隊伍了。可是，那些投降日本鬼子的國民黨軍隊和地主武裝，都恨我們入骨，經常來破壞我們。”

興民同志只有二十來歲年紀，高高的個子，黑紅的臉，圓圓眼睛閃着光采，說話時又那麼有風趣有精神，充分表現出是個有決心有毅力的勇敢戰士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我對像的出身感到了興趣，于是我問他：“你家在什麼地方？家里還有誰？”

“我家在太行山下的柿坪村。家里只有一個媽媽。我參軍三年了。媽媽太孤單，我的表妹常到我家

去幫助我媽，也和我在家差不多。”

“你爸爸呢？”

“我爸爸叫楊黑子，為人忠厚老誠。雖然家窮，就是骨頭硬。他當了三十年長工，受盡了剝削。十年前，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。我記得他經常帶着地下黨的同志們到家里來商議革命工作，一談就談到後半夜。媽媽心痛他們又冷又餓，每次總要做一鍋七分菜三分糧的米面条給大家吃。幾個叔叔也常幫助媽媽做飯。鍋滾了面条在小米湯里沸騰，有的叔叔就驚叫着：你看這多像‘鯉魚穿沙’呀！湊來就把米面条叫成‘鯉魚穿沙’了。遇到這種時候，媽媽總是把我叫醒給我盛一碗。她知道我最喜欢吃這種飯。因為那時候我才十歲，爸爸當長工，一年工錢才350斤糧食，我們母子倆就靠這點糧食過活，不是有客人，平常是不會吃這種又咸又香的飯的呀！

“我爸爸在八年前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濟源袁家寨暴動。他們攻打區公署，舉起了紅軍游擊隊的旗幟，喊出了老百姓多年來要說的話，‘打土豪，分田地’。但是不久，國民黨和地主惡霸武裝聯合進攻袁家寨，他們搬出袁家寨分散隱蔽。敵人發覺我爸爸參加了這次暴動，大地主王大同把我爸爸抓去，打得皮破血流，綁成‘燕飛’，在背上還壓了十多個土坯。把皮繩都壓斷了，我爸爸什麼也不說。王大同氣得無法，把我爸爸放下來，倒杯茶叫我爸爸喝，^想想用軟辦

法來誘騙他。但是我爸爸給他一頓臭罵，把倒的茶水摔到王大同的臉上。王大同老羞成怒，亲手將我爸爸杀死了。乡亲们都夸奖我爸爸是个硬汉子。”兴民同志講到这里，兩眼含着泪，我也忍不住滴了几点热泪。

“兴民同志，我們繼續走吧！楊老伯伯的仇我們一定要报的。”

我們俩默默不語的又走上了大路。

“兴民，有爱人嗎？”我为轉變兴民的情緒又轉了話題。

“有。还没有公开，媽媽还不完全知道。現在正抗日，不提她！”

“誰呀？能告訴我嗎？”

“就是我表妹梅香。”兴民說着，虽然內心是甜蜜的，但是臉上还有些害羞。

我倆又翻过了一个山丘，兴民忽然停下脚步告訴我：“馬同志！前边再走五里路就是李刘庄。王大同的反动武裝，就住在那里。他現在投降日本当了汉奸。”我倆商量了一下，打算从村边繞过去。

2

到了李刘庄。当我们由村边小道繞过庄时，不巧正碰上王大同帶着他的儿子王信仁在树下乘涼。我觉得同前走有危險，但往后轉，更易引起他們的怀疑，無

奈何，只好兴民在前我在后拉开距离，硬着头皮向前闖。兴民見王大同父子，真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。他一陣陣气愤，別得臉發青。只見他站下來，把鹽挑子換換肩。不知他用多么大力量，才压住心头怒火，繼續向前走去。

王信仁在老远就喚住我們。他三十开外年紀，戴着墨色眼鏡，穿着綢子衣服，吸食毒品把臉吸得黑青干瘦。他先盤問了兴民。兴民是本地口音，而且又象个担挑苦力，所以，王信仁很快就放他走了。轉過來又問我。他把我上下再三打量，摸摸我沒有起茧的手問道：“那里人？叫什么？干什么的？”

“孟县人，叫馬玉龙，做买卖的。”我从容地回答着。

他听说我是商人，就将我的衣服乱翻起来，他拿去了我背的土布和口袋里少量现钱，好象并不满意。他满头出汗，两眼膘来膘去，看样子想放我走了。但他走到王大同那里，互相咬住耳朵说了一阵后，他回头来态度又变了。他凶恶地瞪了我一眼，狠狠地說：“老团总叫你！”我随他到了王大同那里。这老家伙躺在一张凉床上，有两个丫头給扇着扇。他肥头大耳，滿臉橫肉，一双凶恶的眼睛，有六十开外的年紀。他是一条狠毒的“地头蛇”。

“你照实說，从哪里来？到那里去？干什么？”王大同盤問我。

“从孟县来，到訓掌村去，卖布的。”

“你是孟县人，但你的口音为什么不象孟县的？现在兵慌馬乱，你卖点布为啥要跑这么远呢？”

“我从小就跟父亲到洛陽做买卖，口音变了些。卖布走远些，还不是为了多赚几个錢，回来还想买些山貨。”我一面从容地答复着，一面心中暗暗盤算：今天遇到的是一个老奸巨滑的敌人，可得小心呀！

“胡說！你去訓掌买山貨只拿这样少的几个錢？分明是到太行山去找八路軍。哼！我已經和共产党打交道十多年了，休想瞒过去！快說！”

“快說！”王信仁和一些狗腿子也都跟着吆喝。

“我說的就这些。”我鎮靜地回答。

“看你不慌不忙的样子，就有些象共产党。打！”王大同大声說。

接着，四、五个打手把我捺倒在地上，王信仁手执皮鞭抽打。开始还感到疼痛，后来滿身發麻發木，也就不象以前那么疼痛了。我忍受着毒打，默不作声。王大同看着达不到目的，就冷笑着說：“你不怕，你不喊叫！我知道你們共产党是硬骨头。先押起来，詳細审問。”

黄昏的时候，我从昏迷中醒来，發觉已躺在牢獄中。双手被綁得紧紧的，手也腫了。只觉混身上下發热疼痛，口內焦渴难忍。但是，使我更痛心的是，我現在中途被押，不前如期到达目的地，党的指示不能

很快傳達到游擊隊，不能使游擊隊的活動和地下黨的活動緊密地結合起來。我感到不安，不斷地譴責自己。可是，當我想到楊興民同志脫險回去，總可以把黨的意圖告訴游擊隊的時候，心情才稍微好一些。

突然房外一陣雜亂的腳步聲，房門打開了，被推進來一個血人。我趁着送“犯人”的燈光看去，原來是楊興民同志。我幾乎驚叫了起來。興民望我一下，却那樣安靜的微微一笑。

一会儿房內只剩我兩個。四周是靜悄悄的，只能聽到房外哨兵來回走路的声音。我慢慢地向興民同志挪去，我與他并排坐下。

“興民，你不是已經闖過去了嗎？為什麼被抓起來呢？”我悄悄地問興民。

“為了把你救出去。黨交給我的任務是把你護送到游擊隊去，我沒有完成任務，我不能一個人回去。本來我聽說你被押到這個院內了。我想請人出面保你出來，可是沒人敢保。我才決心進來幫助你逃跑。為了想進來，我在他們營房的周圍來回轉游，大聲叫着‘賣鹽！’。果然一個司務長出來買鹽了。他買了我五斤鹽却只給我三斤鹽錢。我質問他，那傢伙瞪着眼罵道：‘小娼子，不識抬舉。給你三斤的錢就夠你的了，你還不知足，老子一發脾氣把你的鹽都弄走。’我也罵道：‘你們這些狗娘養的，当了漢奸就這樣厲害，吃我的鹽不給錢，準備來世變牛馬還我嗎？’那

家伙气得滿臉通紅，扑到我跟前想打我。他還沒抓住我，就被我上去一連打了他好几个耳光。他罵着、嚷着，叫出十几个人来打我，我也就趁勢揍了他們几扁担。我們互相撕打了一陣，他們把我綁了起来去見王大同。这个小娼子一見我就是一頓罵、一頓打，然后把我押到这儿来。”

我听着兴民同志的話，心中一方面为他的行动所感动；一方面又觉得他不該有意被押，使兩人都不能回游击队去。我不由的責备他：“兴民，你不應該这样，我已經被押了，你就應該很快返回游击队去，把党的指示精神向游击队作傳達。如今兩人都被押了，如何能迅速完成任务呢？”兴民像是受了委屈，他激动地說：“馬同志，我进来就是为了救你出去，为了更快、更好地完成任务。你別以为他們有槍，我們赤手空拳，我已經偵察好地形出路了，我們一定能逃出去。”我听了他那激动而又自信的話，我又感到不該責备他。

于是兴民告訴我，他計劃好的逃跑的三个办法：他說这幢房子有兩間大，房子不高，房頂是草盖的。他的第一个办法是由房子的后边挖牆洞，逃出去；第二个办法是在屋內搭人梯，把房頂揭开，从房頂鑽出去。如果这两个办法都不行，那只有用第三个办法，就是夺槍杀哨越獄逃走。不管用那一个办法，出去这个院，只有往东和往南去兩条街道。往东直到村头一

条河边，再折向北，翻过老鴉山，再順潞河向澗口进太行山。向南走就要繞很大圈子了，很不容易逃出去。兴民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接着坚定地、誠懇地說：“馬同志，你是黨派到我們游擊隊去傳達指示的，只要我能掩护着救出你，讓党的任务完成，讓党和人民的事業得到發展，讓我的媽媽和梅香过幸福愉快的生活，讓我父亲的仇、以及整个階級的仇报了，我就感到万分幸福了。……”

“兴民同志，你是一个好黨員，我相信你。但是，我們还是要争取二人都逃出去。第一步要先解开繩子。”我打断了他那滔滔不絕的話，象作决定似地命令他。

“好：先解开我的。因為他們綁我时，我把拳头捏得紧紧的，他們再綁也綁不紧。进到屋內后，我已經在牆上把繩子磨擦的差不多要断了。我想你的一定綁得很緊吧！”

“嗯！”我同意他的看法，“我如何去解你的繩子呢？”

“咱俩背靠着背，手挨着手，不就可以解了嗎！”

我恍然大悟。就赶紧挪到他的背后。

敌人哨兵已經換过兩次，是半夜时分了。但是，不远的房內还不时地傳來一陣陣打麻將的吆喝声，以及一陣陣淫蕩的和妇女調笑声。兴民同志的繩子已經完全解开了，他开始給我解繩了。他緩慢地解着勒进

我肉內的繩子，而且每當繩子松一些，他總是要停一會再解。我不懂他的意思，開始我認為他的手被綁得不好使了，但很快我發覺他的手還是好使的。他是有意在拖延！我急了，催着他：

“興民，時間寶貴，動作要快呀！”

“不能快！你手臂上的血液已被勒的不流通了，如果解的快了，你會受不住疼痛，還會失去知覺不能動作呢！”

子是我只有聽他的。他慢慢地小心的解着繩子，還不時地磨擦着我的手臂，讓血液慢慢地恢復流通。我很惊奇，他這樣小小的年紀竟然懂得這許多本事。使我感覺到，知識分子出身的我，是如何需要在戰爭的烈火和極艱難困苦的環境中鍛煉呀！

繩子解開了，我倆都有說不出的喜悅。這時，從房子東邊小洞內透進了一股微弱的月光，屋內稍微亮了些。我那十分疲倦的身體也感到輕鬆一些了。

我倆在地上摸呀，摸呀，摸到了幾根小棍。興民就選擇了一個地方，順着磚紋挖了起來。一根小棍挖壞了再換一根。我是不停地找棍子，興民不停地挖牆。但是小棍越來越難找了。最後，我摸到了一根鐵釘，真是喜出望外，這對我們是莫大的幫助。興民挖牆更加有勁了。

敵人哨兵又換了一班了，我們已經挖出一塊磚了。雖然開始我們都很高興，但是很快我們發覺牆的

内外用磚砌得很堅實，需要挖掉十多塊磚才能鑽出去。當時挖牆的釘子已經磨光，看樣子用第一個辦法是不行了，我們只好放棄這個辦法改用第二個辦法。

於是我在下邊當人梯，興民順牆向上去，用手摸着草房頂。

“沙，沙”，屋頂上發出一陣響聲。哨兵的脚步聲停了下來，象是聽到了響聲。我倆屏住氣息不動。等哨兵脚步又走動時，興民又向房頂上摸了兩下。

“沙，沙”的聲音發出後，哨兵突然吆喝著：“誰？不許動！”我倆不動了。興民輕輕地從牆上下來。這時，從打麻將的房內也傳出了：“什麼事！”的聲音，麻將也停止了。顯然敵人已經發覺了。

3

房外是一片雜亂的脚步聲，燈光從門縫中射進房內來，接著就是開門鎖的聲音。敵人要來查房子。興民同志手中拿着磚頭站在門後，堅定地低聲對我說：

“奪槍殺哨！”

我虽然是初次參加戰鬥，開始有些不知所措，但是興民同志這樣勇敢、沉着，增加我無限的勇氣，我緊握拳頭，也站在門後邊，準備和敵人搏鬥。

門“呀”的一聲開了，一個背着“中正式”步槍的偽軍掌着馬提燈，王信仁掩着懷，提着二把盒子槍在後邊緊跟着。另一個偽軍手持上着刺刀的步槍在後

边卫护，看起来真是神气十足。

王信仁一脚踏进门就喊：“站出来！在屋内动……”没等他说完话，兴民同志看到是自己的仇人，分外愤恨，一砖头砸在王信仁的头上，他“哎哟”一声就倒在地上。我一脚踢掉伪军手中的马提灯，伸手就抢中正式步枪。这个伪军慌了，反身就跑，我没能抓住他的枪。这时，后边持步枪的那个伪军向兴民同志开了一枪。我顺势扑向那个伪军，抓住了他的枪。兴民摸到了王信仁丢在地上的手枪，立即照王信仁的头部连发二枪。我与伪军正在夺枪，还不分胜负。就忙喊：“兴民，快来，打死他！”

兴民同志跑过来照着这个伪军脑门就是一枪，我



順手奪過來步槍。興民把手槍交給我，他要去了我奪來的步槍，低聲急促地說：“趕快沖出去！”

他在前邊，我在後邊，打箭步向大門口沖。

這時，逃跑的那個家伙在院中大喚大叫：“犯人逃跑啦，王隊長被打死了，快追犯人呀！”接着就聽見院里的敵人亂嚷成一團：“門哨，犯人跑過去沒有？”興民冒充偽軍的口气問門哨。

“沒……”哨兵的話沒有說完，就被興民刺倒了，我接着向哨兵打了一槍。興民隨手由哨兵身上拾過三顆手榴彈。

我們倆剛出大門，後面就緊跟着沖出一群偽軍。他們亂吼叫着，盲目地打着槍。我們跑了几十步，興民的傷口流出大股鮮血，他支持不住了，倒在地上。我連忙彎下腰去抱他，想把他背起來一起走。但是他拒絕了，他推我趕緊向東逃走。我仍然堅持要背他走。正在爭執不下時，後邊偽軍們已經沖出門口。興民猛地坐起來，一顆手榴彈扔了出去，在敵人群中响了，敵人發出了慘叫声，又退回院內。

“馬同志，你擔負着黨的重要任務，為了黨的利益，你放下我，向東逃出去。快走呀！請你有機會告訴我媽媽……我已經殺死了王……信仁……”興民同志的氣已經有些短促了。我流出了眼淚，拉住他的手臂不忍丟開。他掙扎着向南街口爬去。他是那樣堅定。我還堅持帶他走，硬拉住他手臂不放。